張文定公紆玉樓集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目錄

卷之一

序三十四首

卷之二

序三十一首

竹村梁先生六十詩

竹泉詩序

卷之三

序二十三首

卷之四

序二十三首

卷之五

序一十九首

序二十四首

卷之七

序十三首

卷之八

序二十七首

卷之九

序二十六首

壽曾叔祖木菴公七十序

宗叔祖葵軒公雙壽序

壽宗叔祖逸菴公七十序

叔父野雲先生六十壽序

叔父東軒公六十壽序

賀叔父東軒公七旬生日序

壽姑夫南明先生暨姑氏偕壽七十序

叔母俞氏孺人六十壽序

外父松洲王公八旬初度序

卷之十

序二十二首

目録終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二

序 三十四首

會試錄後序

國家取士之途惟進士爲榮重今觀諸士之文蔚乎炳
然足以稱
盛典而無愧矣抑記有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詞亦
藝也今登士于
朝將服官試政而顧于藝焉取之其亦有說乎盖古之
人有德言焉其出乎身也如風霆之爲聲雲漢之爲光
而不可抑也其資乎民也如宮室冊車菽粟布帛然而

不可缺也是以言必底績而黎庶安之
今天下治教日隆士之積學而集京師多至數千宜亦
有若人者出其閒以應
上之求而臣猶未敢必也夫士之於道亦惟得之心而
形之言斯其言可信也養之充而守之力斯其信可終
也然亦難矣紬繹前聞撮紙而書之忠
主也庇民也亹亹焉若有餘地萬有一焉義命之弗審
怵惕之弗篤利害少怵渝其平生而不自覺矣而況欲
以希古人之功烈乎然則斯世斯民其奚所於賴進士
之榮重不滋爲天下愧邪臣用是懼祓

命以來夙夜祇惕文必明白正大親切簡要殆非襲而飾也斯取焉必雋永精深敦龐雅健殆非淺中弱植也斯取焉曰庶幾其得人矣乎然竊惟之唐虞以敷言擇士尤必明試以功其法乃備夫堯舜不能以言盡人而敢謂今之選試無遺憾乎哉

國家用人本之唐虞而法加詳焉我

皇上懋中建極恢弘

列聖之化崇實抑浮屢形

詔令今者復

命禮卿之議正文體端士習以申昭

意嚮及夫考覈庶僚則拳拳乎嚴
天命課功實以
訓勑所司僉
心堯舜之心期底績於多士而厚殖生民之慶也天下
仰休光而思自效為日久矣其與是選者將自茲承
大對駸駸嚮用其尚益來厥修俾言曰德言行曰德行
業曰德業以追蹤古人以翊贊
盛治以仰副
皇上側席之心而光崇重之典為王司者不與有榮幸
矣哉臣不佞往職吏部嘗與黜陟幽明之議當其時惟

行業是先而文則非所急也乃今謬膺試事於士之始
以文進能不爲之深長思乎錄成當
獻敬以德藝重輕敷宣
聖意播之天下而曷多士之成焉

湖廣鄉試錄序

正德丙子歲鄉試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張翰謂
國家圖治莫大于興賢而人臣事君亦唯以薦賢爲急
顧茲司考校者宜慎所舉迺集藩臬議走幣聘幹等而
提學副使張邦奇取士一千七百有奇亦以時集維時
鎮守太監杜甫巡撫都御史秦金總督侍郎劉丙總兵

都督同知楊英分守太監梁英呂憲副總兵李瑾清戎監
察御史高越翼興勵士氣共志惟同太監李文郎中唐錦
伍全王宗計宗道主事鄭玉彭大治詹晨以公事至各
贊襄之提調則左布政使龔弘右布政使周季鳳監試
則按察使王時中僉事謝廷桂防範則左參政王泰右
參政張天相副使惲巍聶賢范希淹翁理汪賜陳璧左
參議王藎右參議夏從壽張翰熊紀僉事張鳴鳳高顯
丁沂顧英汪玉都指揮劉宗仁咸克協相諸執事亦皆
遴選以充分經較閱則學政周禧教諭文焯陳惟淵鄭
坤吳大田李應奎訓導李佑鄭朝美而幹與教諭魏綸

寔主其事巡按御史矦天勵翟監臨而三試之拔其尤
得八十五人錄其名及文以
獻幹謹拜稽首爲之序曰三代聖王以道化天下天下
士非道弗學學成而官之謨謀贊畫勳協于道故其治
莫尚焉周衰孔子述先王之道著之六經漢興號稱表
章顧其爲教猶駁而不純隋唐而後專事詞章習浮艷
而去道日遠夫上之所取而用之者若是而止也其治
之不古若也固宜宋周子程子者出知漢唐諸儒之陋
刋其支離協于一去其謬誤復之正然後孔子之道明
當其時猶抑遏排擯枇其說而不行我

太祖建國始純以經術教天下下非是弗學而上非是
弗取是以百五十年治化之盛遠追隆古亦固宜也顧
夫習而不察或取以爲利祿之媒言道學顧以爲諱甚
者或從而哄之又詆訾焉何哉夫疑飢渴者之飲食而
佐夫出入之必由戸鳴呼其惑矣誦聖賢之言曰惟其
義句研而字析措之文詞無非修齊治平之道考其見
乃背戾若是則上將焉用習此上亦何頼而必是之求
哉維兹湖藩名山大川甲于天下閒于程子於是乎生
焉實以繼絕學而啓
國家文明之運剏今治隆化洽涵濡積久之餘豈無若

二子者出其間以嗣揚丕績者乎今觀諸士之文剖析幽微雄深而俊雅宜若有見于道道明矣篤信而必行之以副我

皇上側席之求而措諸事業則周子程子昔所未試而今乃獲大行焉其宜爲世道慶何如也夫士之始進其學術之醇疵識操之定否豈惟其終身榮辱之機而世道隆替寔於是乎關焉司考校者惡敢弗重有以勵之

湖廣鄉試錄後序

湖廣鄉試例取士八十五人第其氏名擇其文之最純者二十篇彙書爲錄以薦聞于

上制也我

國家政教旁達南極滇粵之間前代所不能臣者皆立學校被文教計以幅幀湖廣於今日爲中州地也故士之文亦莫盛於今日正德己卯濫試事於玆則見夫多士之文雄深俊逸渾厚典雅浹旬之間如探禹王之府取之無窮爲之目眩心動蓋雖不能悉識而士之登名焉者可以槩見之矣湖廣學校凡百四十有二士極於萬且贏焉今所取百不能一不可謂不難也群超萃拔於一鄉之中遂以策名

天朝而遍播天下不可謂不榮也然古之所謂文者深

者其示

聖祖之意也夫

忠經序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降生英賢以事君也勞以承君德以爭民以成身也其身克成以事親也夫道在天曰仁在人曰忠生物之心充周無間故謂之仁奉天之心罄竭無餘故謂之忠是故天命吾道親畀吾身身道之具也君授我職民恃我德德職之本也德不極則職不舉職不舉則民病民病則方君方君則辱親辱親者違天者也違天者亡順天者昌故忠經所由作也作忠經者

其知道也乎君子之在官也竭其衷不誘于外止其所不踰其分視民猶視君也視君猶視親也視親猶視天也故民安而頌聲作頌聲作而慶譽至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忠之致也忠經作於漢儒馬氏其言與其義則近鮮有傳之者

岷王梓而傳之將以勸夫爲臣者也爲之序者闡 王志也

孝經序

孝經自漢以來家傳而人誦天經地義賴以維持三千年于茲固將與天壤無窮而近世學者往往索幽玄談

高遠而干庸行或漫不加意夫道庸也自一舉足出言之不敢忘而其極至于配天地而憲萬世夫寧有加于孝乎哉此或忽焉則其發物之地天理人情所不能自已者已先遏絕而不自知矣而又安望夫道之行邪譬之木焉其本壓矣瀋液不復行矣而求枝標之茂不可得也夫知畏天命則知畏聖人之言書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聖人之言咸帝訓也而可無畏乎哉

岷王殿下汲汲焉梓刻孝經嘉惠來學蓋亦有見於此讀是經者其敬而思之

刻大學衍義序

契之敷放勲之教也虞夏商周因而不變而孔子述之以教萬世故大學孔氏之書而帝王之道也厥後御世宰物鮮或純乎其道而帝王之治不復見於天下然亦各因天資之近學力之似得失淺深不同而治效隨之西山真氏以爲治天下之律令格例固無以易此也取聖賢之言古今之迹最明且切者類附條分以爲觀物治己之要雖然有要也亦有本也夫道術之易眩也人材之難擇也民情之隱也治忽之微也于身于家之不易閑也非敬孰察焉歷稽往古治同道亂同事萬變不齊而其大致不過曰敬曰怠而已故崇敬畏三言雖並

列諸目而實其本也孔子稱惟堯則天序書則始自堯
典堯典一篇以欽之一言始終焉不亦深乎是故先之
為學之本又先之為治之序而首載堯典又西山氏之
微意也信乎君而非此無以清出治之源臣而非此無
以盡正君之法我
皇祖嘗以揭之殿廡朝夕省覽
列聖相承用之講筵是以流播既廣而蜀地僻遠後學
鮮見巡按侍御桂陽范公以明遂之學振揚西蜀而加
意學校必古之道之期也乃以是書屬方伯莆田林公
寧都董公謀所以廣其傳焉二公雅志經濟遂捐俸鋟

梓屬予序竊惟往歲立
武宗之朝濫竽
經筵者數年雖所謂正君之法卒弗能少效焉以去而負罪之心拳拳湖海之間又十年于此矣適者起職訓方思以其志而[illegible]而侍御公已先獲我心不其幸歟士之幼[illegible]
君尚亦加意焉

重刊小學集註序

天下之物樸者旦雕而既斲之具不可以復完勢也天地真純之性賦於人貴重莫加焉及其未斲也而養之

則力不費而功無窮此文公朱子小學一書承三代聖王設教之意而蒐輯傳記以爲萬世法其功偉矣易不云乎童牛之牿元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三代而降教化不明士自童時習聞父師之命輒已馳心於功利之私而蕩然無復矩矱之持循其於天地賦予之性亦庸有弗鑿者乎及其長也率亦出其智計以濟其私而鮮復知有忠君愛民公天下之志無惑乎風俗之日漓而斯民不蒙至治之澤也夫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聖人之所以聖亦惟其成性之存存焉耳爲教者誠因是書而致力焉使夫弟子誦其言惟其義日循其方黽勉而

不怠則有以養其真純之性於未斲之時於所謂修齊治平者特由是而充之無難矣是書行之既久雖註者數家間或不能無外誤者近歲淳安汪君愈復集諸家之說以疏于章句之下而童幼之士始曉然知其意義之所在夫輔天常裨聖化而厚風俗舍是無先焉者某於湖湘專風教之責日惟拳拳於敦本之功而未得其術故特序是書而行之以爲司教者勗焉

安定錄序

夫士有一善必錄焉謂其足以垂世範也況德與功俱懋於天地而莫訾者乎吾道任天地間其關乎氣運者

不小自文王既沒而是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夫然後記誦詞章之習起而異端邪說之禍熾下逮于隋唐洎周千有餘年而世教之衰頹斯文之湮淪已極於是而能倡吾道之端倪挽傾邪而正之功孰有大於是者乎安定胡公雖生於宋治休明之日然當是時五季之流風猶故公乃專意經學敦尚行實爲學者山斗居太學弟子至千餘人師道之立自公而始而歷世之習亦於是乎少革焉他日濂洛諸儒所以能闡揚道學而明世教于無窮端未有不自公啓者其關于往聖來學之功豈小哉公既沒而嘉言善行

往往散見於史冊間然未有彙集爲錄可以悉覩其詳者則公之德之功不幾乎彰於前而晦於後耶楚源何先生以選貢上春官分教于泰州公其州人也先生慕仰遐躅而欲一識焉有日矣故其持身設教亦與公異世而同符顧獨慨公功在萬世而不獲從祀乎廟廷乃既爲之列疏以請而念公之德又足以模範後人也故又采集前言有能發明公之遺德者自爲一集而且爲之訂解以昭其實爲之圖譜年譜以著其世系與一身之顛末以爲之錄嗚呼道固無時而亡然或有時而晦其明其晦雖氣運之適然而必人事之致然也使是錄

不作孰知斯人之為功哉先王之纂成是錄其盛心槩可窺也使其獲梓以傳則夫見安定之志與行而興起焉者不無其人是錄之成豈曰小補之哉予以是敢僭為之序

、鍾律通考序

四明倪子知古樂本之儀禮參之西山蔡氏之說歷代古今制度辨正百家之失得以求合乎聲律之元為書二十七章名曰鍾律通考間以示予予讀之累日喟然而歎曰懿哉深乎發千古之謬也復二帝之隆也庶幾其在茲乎雖然吾見其難也季札所歎魏文聽之而恐

臣亡陳所奏隋文聞之而心悅夫情性之蘊不足以通天地之元而能復古樂者否矣雖然世有升降而天地之元無變也體而行之存乎人倡而和之存乎會適苟是也失於今必獲於後伯牙之破琴寶常之焚書吾病其志之弗廣也倪子于志用世精思力索鉤玄析微極千古百家之言而久弗克售豈天故窮之以精其術乎雖然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考大章諧韶濩茲惟其時安知是書弗遂試於今日邪倪子其少俟哉倪子名復字汝新

以嘉靖丙戌秋七月書成

於道真亦求之我之精神乎昔吳道子嘗欲於楚宮粉壁畫水一堵數年弗克成一日對水默坐良久忽躍起大叫求筆墨一揮而就洶湧之勢渟動衡宇道子其何以得此也蓋方其數年而弗成也其心恒與水相涵浸而弗貳甚精渟潴意氣溢而精神發河漢江淮瀰瀰宵腹而一瀉於筆墨之間所謂以神運而不以手事也此即二妙之一所謂意外之神云者得此則三用六求可不勞而舉也古稱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夫德也者得也藝成而不出於德者未之有也苟出於德雖藝亦上也夫藝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東原以為何如東原曰善遂

以爲序東原名誇字廷直奉化望族
孝廟時嘗直
內殿已乃退居山林海內多珍其畫云

嶽麓書院誌序

嶽麓書院創自宋郡守朱洞後晦菴朱子與南軒張子講道于茲已而晦菴安撫湖南遂改建書院又增廣焉學者至千人而文教大盛及生徒散落湮淪荒廢三百年通判李剛稍稍修復僉事陳公鳳梧董學政下湖南爲之規畫選諸生充其中講明二子之學以陳生論詳雅端敏使爲誌孔子曰民之于仁也甚於水火夫孔子

何以為是言也天位乎上一而已矣地位乎下一而已矣人物盈於兩間乃億兆其多而其實亦一體焉耳是故天下之事必庶物交資而後成以一人而參天地者謂其能兼體乎萬物也而人之心囿於厥形營為念慮易淪于私克之弗力則鶩惶眩瞀日有甚焉已且不能自成而況於物乎是故群天下士而誦詩讀書固將辨義利明公私以成天下之事焉耳試觀朱張二子之在當時其所講求探索何如也施為進退何如也見其大不累于小守其正不怵于邪充實光輝久而彌盛凡其足跡所到今猶感而思之而況其講學以倡諸生之地

乎然則嶽麓之有書院迄今四百餘年而修廢舉墜不至泯沒者寧獨以其江山之勝哉是固足以驗夫實學之感人而今之士其學二子之學者何爲其若是寡也學之誠得其道則於仁也果見其甚於水火固將汲汲焉求師問友日恐不暇書院之興庸復有替乎哉予不敏承乏湖南深愧德之不修學之不講　　　　　　　　于諸生告嗚呼天下之治待人以成而人材盛衰顧學者何如耳凡吏茲土亦尚顧思之哉

重修襄陽府誌序

古者侯國必有史官今之郡猶古侯國也而史官闕焉博文之士紀其事而傳之曰志猶夫史也吏其土者惟簿書是急則志亦恒闕吏果賢矣鄉之士無足徵者雖有志者見其病也文以紀事事以昭述簡則遺繁則複闇則失倫私則失實且一郡之事猶天下事也下之爲地理中之爲人事上之爲天道闕不備焉襄陽古名郡當四方之衝山川之勝鍾靈毓奇代不乏人而四方名賢宦而游焉者加多乎他郡是惡可弗志故有志踈脫舛謬今憲長鳳山聶公始以憲副涖襄陽覽而病焉公餘詢於諸生采於屬邑旁搜於傳記百家之書萃而昇

于西泉曹公爲侍御以直言得罪已而家居于今三十年旣受託則參伍裁酌益以其所聞見以爲志夫然後境土城郭建置沿革得以考而地理明風俗之變物賄之出封建政教之施古今之制人物行誼之蹟足以監目勸而人事著災祥之來足以示徵戒而天道顯質而不俚詳而則要而敘辯博而核古所稱良史其庶矣夫凡爲卷二十目二十有六成於曹公而聶公實主其事初聶公令武昌麻城諸生經指授輒有名及巡褒鄖亦然志之修工資不干於民而使一鄖文獻足徵爲公之功大矣旣成示予予方摠學政有癉彰之責見是志也

喜而爲之序

四明文獻誌序

四明文獻誌九卷并附誌凡十卷少司空董山李先生作也凡生乎吾土與吏焉者言論足以勵世辭章足以闡道是之謂文德足以潤身行足以範俗功業足以利民生是之謂獻誌先行實後文詞本末之序也四明自漢以來文獻並代不乏焉至于慶曆五先生明德懿行表儀鄉邦追濂洛教行而引翼之士加多乎他郡有司亦克欽崇奬拔以昌勵風教故明之文獻於天下爲盛南山黄公嘗爲錄以傳然舉行實畧文辭載鄉賢而不及

名宦董山先生乃偏考諸書旁質父老復斷以己意而
爲之誌視黃公之錄加詳且博焉然後見吾明之士夫
章德業蔚乎炳然如登泰岱探群壑爭奇萃秀不可得
而窮也顧賢哲世遠風氣日漓士惟目睫是謀而念不
及於天下猶市童之見忘畀行之心沿是而往吾將奚
望於文獻之云哉且夫士之立身以自寄於時也其量
百世曾其鄉錄而不得齒焉不亦悲乎夫孝僥於一時
者不足言而論定於就木者爲可畏觀是誌也孰能無
奮而興及而求乎先生立志之功於是爲重且要也先
生起家進士歷官至亞卿所至輒著聲績年甫及艾即

誤攻復用心乎是盖君子之道所居而理其實用固如
此

定海衛志序

天下郡邑皆有誌而武衛多附見其事恒畧焉育援文
教奮武衛一二者常並舉而後世衛無專志矛戟之於篇
帙其事固不相蒙乎夫將謀爲先勇次之武而不文不
足以言武矣東海之堧墺焉孤絶於大洋之上日本琉
球之所出入傍海百粤草寇之所窺伺故我
國家之有定海衛也通遠之咽喉也屏内之關鍵也一
旦弗戒謂之慢藏李侯怡家世名將迺者視篆數年宿

弊既釐其氛飭以明公餘悉搜遺文博咨故老爲衛志若干卷山川形勢城池臺堠戎資戰艦肄練之方事事者之名蹟粲然可稽足以資謀畫昭勸戒懿哉侯之用心所謂謀勇兼者非耶昔吳起爲將或進之劍起曰夫將運籌設策用之方寸而決勝千里劍奚爲哉卻弗受夫劍之不足恃也起猶知之况不爲吳起者乎是故天下無無文之武無文之武一夫力也君子弗用也是故審形勢則知所釐控矣審資械則知所運量矣審方略則知所合變矣審勸戒則知所從違矣夫志文之紀也文謀之資也謀勇之方也善用武者先文焉故志之不可

以已也

松谷集要序

予昔官翰林獲交於楊栁塘先生時先生在吏部有名甚而以直道忤權貴出官外服過予言别因曰士進退去就何常求諸已而已矣與予同朝旣若干時亦嘗有失色於人失口於人失足於人乎予時歛衽莫敢對然至于今不能忘之蓋先生平日愼厥身修常自檢省而惟恐或疚者㝡嚴且力每正至朝賀朝紳候久方箕踞敢倚於殿庭之間有一人北面端笏委佩而立者必先生也如其人豈易得哉間予家食又以妹壻裘子景文

獲交於公子軋伯昆弟皆恬雅有文克世家學今其孫日正冲以醫術鳴年甫三十吳越知名之士多與之交所贈詩文至盈鉅卷無不高其術頌其賢以爲無忝乃前人也或疑栁塘先生以儒名世而正叔業醫殊爲不類是未知正叔者先生自縣令歷官方伯所至必舉其職濟時之心勤勤懇懇焉至於老且死不懈正叔之於醫豈其爲私乎身有顯晦則用有大小歸利乎時而已矣且陰陽消息吾身與天地同流者至爲微密而未易言也儒者以之燮理醫者以之調劑無能離此今觀松谷集要之作簡而括微精而該遠則正叔之道先生之道

也其志先生之志也惡在其不類耶且夫無失色於人而後能觀人無失口於人而後能治人無失足於人而後能立人儒由是醫亦由是正叔治病往往見微效用取與於人人謂本諸其身者非耶是故知儒而不知醫不備知醫而不知儒不精集要儒醫書也是以其足珍也既成介景文求一言于壺椰塘之有孫也序以歸之正叔名世憲松谷其別號云

壽終錄序

壽終錄者眞州皆菴張翁既考終而後錄也第其壽之福有五首壽而終考終命焉方其壽也未知其終也曰壽

終亦全也生而人頌之沒而人誄之葬而人輓之銘之表之傳之合而命之曰壽終錄則其人可知已矣且夫福不易全也有其人無其時不可得也有其時無其人不可得也田贊之在楚也身服懸鶉曰是猶愈於甲也傷天下之多故也況直州天下之衝一有事則不能一日安而翁於其閒

泰亨之日緩帶輕裘優游而沐

雍熙之化迨乎耄耋而後終夫苟非其時也非其人也其曷以得此世篤其疇不云歟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故上福乎下之錫已也

下福乎上之錫已也上下交錫福而後福可得全也故是錄也雖爲翁一人作也而
國家之慼稽焉
列聖之錫福徵焉天下生民之錫
上保極見焉者是則豈惟爲翁一人作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錄也吾有取乎爾矣

昭遇錄序

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暉齋董公旣沒之二載其子吏部左侍郎中峯先生玘以公所得

誥勑諭祭之文及諸搢紳叙述哀誄之作與其治所碑頌紀誌之屬彙次爲録題曰昭遇蓋取諸制詞云問以書徵序於予於戲遇不遇非公心之所存也是故無心於遇爲也無心於遇則於世未必恒遇而天卒吾遇焉天不可以有心遇也天吾遇矣人則奚問焉夫以公剛大正直之節其確仁厚之心覃澤累功騐騐大用而一旦以直言落職殆可謂不遇矣然而今於黔黔人德之守於滇南滇南人德之教其子學成而名立天子推德報功錫之顯秩褒封有勑有誥贈卹有典有

章四海之內尚知公者去思有記生祠有碣紀績有乃

壽有祝貲有文旌有銘述德有狀有誄祠于鄉社有公

評焉上自

九重下及閭巷無弗樂其生而哀其死者公於是則何所不遇而世之突梯骫骳圓詭遇而已者常不能及之吾嘗求之矣人有僞而天無欺勢有窮而道不變遇不遇交相代乎前而吾之中自定旣其天之克定也而無乎不遇貴有不能離儀秦不能眩是故君子之酬物也不以一人之遇易天下不以一日之遇易百世於戲此昭遇錄之所爲作也

諸疏類稿序

此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秦公疏也謝
恩者十辭免者十類爲三卷鋟梓以傳頃予謁公錫山
之陽公手授焉而命書諸首簡曩公撫湖南予叨職訓
方奉教範被知遇最久平南錄功予實爲序已而公往
來兩都執政五部予獲與天下士拭目謨猷之盛及茲
承乏留都濫竽參贊則又見公盡一之政粲然具在後
先章疏莫非經國大猷濟時長策然皆未遑梓行而獨
先此者公謙德也蓋公奮庸中外多歷年所功以德懋
望以功崇

聖天子龍飛簡眷維殷倏大僚加等秩渙皃光煌晉錫

蕃庶時則謝

恩有疏任重多憂功高茲忌天威民畏之在隱也思艱

圖易之自微也時則辭任有疏察虧盈之理謹履霜之

漸仔肩効矣稅將焉所剸割發矣思善刀而藏之時則

乞骸有疏自今觀之事在一身而慮不遺乎天下時逢

泰盛而念不弛乎先憂因心而致儆悟之意動以誠也

即事而抒獻替之機納自牖也感激圖報之秋而不忘

推遜勇退急流之日而猶懷永圖爲國之忠炳幾之智

有古大臣之風焉是故方其去也上自元僚下逮陪位

文章大合辭懇留恐後卒之召督大工再司留鑰精誠所積隨在乎應蓋如此夫相址而知堂構撫楨而誌垣墉觀于公所自立而經綸之迹可以槩見有志於用世者舍是將焉所稽哉類稿後附錄薦章若干篇別爲一卷公平生建白疏稿又若干篇雖謙虛不自表見而規爲注措之方足垂後法不容以泯公之子都事君汴將嗣刻云

辭謝錄後序

少師石齋公弱冠舉進士居翰林至典幾務凡四十有七年天下見其顯榮之久而或畧其辭遜之頻習其德

度之宏而或忘其勇退之節也邪竒公門人也雖嘗竊
窺其一二而邇歲以來遊跡湖海之間於公章疏有不
悉得而聞者茲於辭謝之錄有感焉蓋自正德丁卯迄
嘉靖甲申十有八年之内而疏以辭免入者七十有六
何其多耶唐宋名相或始以難進聞而稍涉通顯顧噤
不復辭或當興元元和之間以學術功業係宗社安危
而低徊末路君子有遺憾焉公之列疏在執政之後而
其在去位也則當夫
寵遇方殷之日是其可以易易觀哉始公為宮僚夢帝
以除目展三十言示之既秉

國鈞遭時多故而啓翊
中興默定之數固已繫屬乎公之身詔使勤復起之居
艱之餘豈人力所為公雖懇辭益力亦惡由遂哉然竊
惟今
上由藩邸入繼大統與漢文帝同公倉卒應幾銷沮奸
逆視漢加難焉而不釐庶政尤非平勃所能及然漢酬
定策之勳賚予累鉅萬益封戶至數千可謂渥矣而絳
侯恬焉有之天下不以為異公於世封特秩受亦何過
而懇辭四五必遂乃已可不謂勞謙矣乎及稽
先朝故典錫燕禮部

恩數之殊天下方相見

明良際會之盛曾未幾何而公已浩然歸矣推是志也

皜皜乎其日月爭輝而天下其孰能翳之疏曰不盡之

談義合還之

朝廷公之意固恒有在也敢併及之

宿少卿奏草後序

嗚呼此嘉州宿少卿奏草也天下傳之

國史載之侍御衡陽劉公按蜀之暇爲之校正而翻刊之既又命邦奇序之宿君始官戶曹以是奏也至擯廢以死可謂辱矣而人情顧榮之若此豈非天也歟蓋古

者上以天御其下下以天事其上是故喜怒有所不任而寵辱有所不卹喜怒有所不任則慶刑施焉而天下以勸以懲寵辱有所不卹則身名立焉而天下以動以變否則爵賞之加辱於桔拳擯斥之及榮於登崇吾其如民何宿君是奏所謂六患三本者當時果能用之則豈獨

朝廷幸哉雖一時狐鼠之徒其禍亦不至若是烈也然不能必其必試於上而顧能使之盛行於天下以及於無窮故曰豈非天也歟是故榮辱人主之柄也而君子之於榮辱有時乎不在君而在我夫不在君而在我者

非道君也必以天事吾君而不敢易也夫惟以天事君身雖辱朝廷猶受其榮焉而況遭時行道者乎予不佞誤官西蜀有輝彰之責敢因侍公奏也發侍御公之志以爲今日告

刻漁石唐公奏議序

言之傳也有五察民之隱稽天之命剴切而中傳經畧區畫當而可法傳搜幽摭遺枉直判賢不肖別足以警俗勵世傳事關大典傳言人所不能言與所不敢言傳舍是無傳焉者矣寧藩之肆狡虐也聚江右赤子置之猛獸爪牙之間積十餘年而毒痛既極繼之以叛亂因

之以寇攘重之以水旱非常之災於是時也而不亟爲之拯拯而不得其方得其方而不竭誠呼號若爲其父子骨肉手兄然江右之民尚望有孑遺也哉且方兵戈倥傯其間功者罪者相半不相掩者忠且義者微弗及銓者可規避者疑弗白者自非察之精也咨之博也御七公也詎之當也雖言孰聽雖聽孰孚蓋盤錯糾棼至紛極危之時有慮否先生唐公虞佐以監察御史道按卅疏論甚之皆所上奏議凡三十有五篇蓋以父母之憂說天下以赤子之在湯火視民艱其猶已也切其[illegible]而博快之[illegible]而宣[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石來[illegible]

成命　不顧是故奏之

上奏　讀播之上為渥澤垂之後為信史者之何其無

傳[illegible]人以都憲撫淮士政張君　李君　葉君　呂

君從　對皆有事其地得見公奏議謀鋟梓以傳謂予知

呂君指日屬移書命予序而唐公知友亦莫深於予不

得辭或曰古人焚諫草而今刻之無乃咈公志乎予曰

不然昔趙充國還自邊塞將見上弟子請遜其功勿言

充國曰不言後將奚法邸小嫌而遲大計非忠也遂悉

言之矧江右之政視充國奚啻什百若之何其勿傳也

公始令郯城擊退巨寇數萬視學關中陟憲長禮中倫刑中情令在淮威德懋著蓋公學有本原而忠亮恢豁爲德爲民之業士君子所屬望者未艾也

刻維石吳公奏議序

昔人稱說難而後之君子顧若易易然者何也夫難易者時也難之易之人也得道而易失道而難事之經也今天子踐祚聞善如不及

宸旒之下無宿言焉于時維石吳公以都給事中著忠讜朝著間有不言言必見聽納疏入於

九重之尊而人承風乎嶺海之外朝野欣欣瞻下濟之

光而慶
中興之盛公之力也而
天子之明聖實爲之君子固歸之時之易矣當
武廟特公居諫垣十年時則憸奸竊柄惟掩壅
聰明焉是力惟人之敢言焉是忌其亦難乎爲言矣而
公於其間方且糾中官方且斥義子方且絶番僧方且
論中市方且明賞罰方且辨淑慝上而
君德下而民艱近而宮庭遠而邊徼直指而極言之觸
忌諱不爲顧然不惟譴罰不及而
天語對答曾不踰時於以仰見

日月之明陰霾雖重終有不得而悉蔽焉者而公之言又疏暢而易知婉巽而易入切而不訐直而不激時至而發機動而應若水之浸也若鍾之應於筳也嬰之者不驚而聞之者不怒亦奚患乎說難爲哉蓋公尊人大司寇立亝公敭歷中外多歷年所德業聞望昭焯一時國典人情公習聞有素予嘗與公同朝及視學西川公適叅川藩政見公爽直恢豁而温厚和平謂當大用而弗克永年心恒惜之今其子邦模卒業胄監將告歸奉公奏議稿若干卷謁予序諸首簡予既惜公之才弗竟于用而猶幸其言之足以垂遠又嘉其有是子也序而

歸之公諱巖字瞻之維石其別號也吳江人

戊戌同年會錄序

昔人有謂四海之人偶同科第爲未始有情者予謂不然宇宙如彼其久也生而與我並世而同業進而同途且同年也天下其幾矣士嘗一面焉一接談焉繼而邂逅則慇懃道舊故況乎進身之初同年之友相與周旋非一朝夕之好也惡乎其無情哉是故燕於南宮矣又相齒而會焉敦好也錄於有司矣又即會以錄焉識不忘也夫是以相敬愛之心油然生矣相敬莫如以道相愛莫如以德商宗之告傅說曰爾交修予罔予棄臣不交

修其君爲棄君士不交修其友爲棄友是故浚明以熙載翼翼勵以懋恭善諸巳以相摩也浚厥功以相感動也夫致敬之道斯其至焉矣一行弗恪懼玷于厥躬一息或懈懼曠于厥官圖議必審謫戒必至凜凜乎恫瘝在身而不敢釋也夫致愛之道斯其至焉矣愛敬盡而情摯情摯則親親則德可久業可大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心同情亦同矣情同而至於斷金何涉弗濟何慮弗獲何爲弗成篤近而舉遠囿將合宇宙而同之獨同乎哉故君子惡無情也情也者出之心而達之天下者也若乃附麗以徼福偏徇以市恩相敬愛而不以道德

則有情不若無情之愈也故李相惡有情也抑非有情
也杜其情圖濟其私外合而內離始昵而終暌猶夫棄
也惡在其為情哉故君子有篤情以昌義無廢義以傷
情茲錄也篤情以昌義者也義昌而天地萬物莫吾違
焉雖欲無為茲錄重也不可得已戊戌選士寔與試
事於諸君子竊有致敬愛之情焉錄成序以告之

浙江鄉會錄序

嘉靖庚子春二月　浙之卿大夫士仕于　京朝者太
子少保石菴蔣公而下八十有三人醵飲於　少長有
倫觴行無筭禮周情洽竟日乃罷侍御豐村金君北江

閩君咸謂嘉會宜紀爰刻其氏名字號爵里及以公事在外未與會者并刻之合凡百五十有一人齒敘爲錄而屬予序予聞古者鄉飲酒行則一人揚觶而祝曰孝于家忠于國夫忠孝天性人皆有之而其究也或能焉或否焉何也君子仁以親民義以利物宜無間於遠近然而言有國也必有家也言有天下也必有鄉也近之弗篤而謂能舉遠吾不信也士生而同省其壤地相比其山川相絡其風氣相涵其習俗相濡其賓興也同書其出入也同途其宗姓姻黨之受政教也同司古所謂父母之邦視異省固有間也而頑或漠然不相親接近

且闕矣抑何以及天下夫德易親而可久也業易從[illegible]
可大也是故自私者不可與有立也自好者不可與有
行也君子貴大同而推行必自近故鄉會不可已也同
鄉士友在鄉會飲于鄉在國會飲于國其義一也會以
敦好錄以要成敦好以勗德也要成以訓肅也勗德者
曰毋近名毋從欲懋昭乃立以光我邦族訓肅者曰敬
厥修姓名具在毋或惰
天子之休命忝是嘉會勗德仁也訓肅義也仁以廣孝
義以宣忠夫如是四海皆兄弟也矧同鄉乎且吾鄉[illegible]
稱多材由是而益相勵翼以期無負遭逢之明盛德被

生民而功施
社稷者彬彬焉加多乎疇昔茲會也非吾浙之盛事也
哉予弱且劣誤從朝紳後尤方有厚藉於諸公書以俟
焉

湖廣鄉同年錄序

鄉試例有錄同年錄者同舉之士錄其名字邑里以敦其好也以齒序兄弟之義也人之與我同志四海之內有兄弟之義況同鄉且同舉哉舉於鄉始進也一日有遇終其身哉不能忘況始相與並進者邪故錄之不忘始也不忘則榮辱欣戚皆共之矣榮莫大於崇功辱莫

甚於聲名樂莫甚於進德而戚莫甚於多欲於是乎以善勸有不善恐恐然唯恐其所厚是惧夫是以貴相好也比湖藩鄉試稱得人之盛丙子為最乃又相與以情好而以德勸焉其盛可望也哉且天下之可好者莫如德故好人者亦惟德是將焉鹿鳴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諸士子嘗周行以示我矣其於而兄弟之好也獨能無勸乎哉

心齋稿序

世味不容以強而薄也頋吾有以勝之而已矣琹奕丸鍛之屬苟熟焉猶足自樂以終其身而况於文乎若吾

鄭心齋先生其可謂深於文矣彼其卓然自立不苟浮沉於時非有以得於內勝乎其外者邪先生少英偉為詩文師古作不逐時好弘治癸丑試禮部李文正公擢置魁選自是歷官中外感時觸物往往寄興聲詠積凡若干卷蓋先生於六籍子史旁及莊列之屬與近世諸名家之書無所不讀故於文詞闡幽渺得諸經論世故取諸史陶情詠物則貫百家而時出之其沉厚雄俊蓋專師韓杜而得其要故能繼然為一代作而精金純璧將為後世珍無惑焉顧其操持猷畧馬軼時流而遷陟每不及常格雖不平之懷時或見之詠歎之間而卒磊

砢骫髒不欲爲詭遇自成進士踰二紀歷數遷乃獲絫
川藩政而年且及耆矣於以見先生之所自得爲何如
而亦豈易窺哉屬者裒集舊作不遠萬里移書邦奇命
爲之序且許焉顧予謏陋何足承此始先生未第時偕
群士就試臺憲所爲田畟論者雖不見賞其後十餘年
予得而讀之私心歎倚惜夫知之者鮮也間有掌甄擢
其文威傳群口相膾炙不置者予心弗取方其時予年
十四五已能不狃習聞而知所傾慕焉矣迄今二十年
間往往辱折輩行相援引大篇短章時復見之然先生
譽望日隆詞章日工以富讀之顧茫乎望洋且欲窺其

涯涘不可得又焉敢置短長於其間哉顧昔之以文詞名者必與其行誼風節併傳焉故足為風教重如先生之德之文將天下贊揚於無窮況鄉後進之辱知愛者哉敢以已意取詞之尤工與其意味雋永足為名言者畧依古法謬以丹鉛點綴其旁而併贅數語於篇端試以質夫知言之士焉

四明稿序

嵩渚李侯有才望自沔陽徙官于四明甫下車監司文移交至凡旁郡之大疑獄錢穀甲兵之弊當讞且釐革一以屬之蓋奔走無虛日而獨從容翰墨山川土宇士

俗民風凡所歷覽輒有紀述積數十百篇號四明稿焉予觀今世所稱能文辭精神累歲月偶數事適格傲然詆文詞爲無用物語及感孚之本風導之機以爲迂而莫之省也而拘維操切之下卒無救於民囂而俗悖夫尚出之無本則雖才如由求孔子弗取舞雩之詠武城之絃歌則深喜而嘉之由是言之在此不在彼四明雖僻郡然山川之秀偉先賢之名蹟與其土俗之宜民風之變多可言者而紀揚之事莫詳焉會固氏之撫政也文章雄一代而詩賦不及昔人固以爲恨侯之才非一郡可得而私而其暫寄興焉以幸吾人者不可以無錄

也且方其百務叢委日夜不少暇而自處超然一無所累意與有餘而詞章肆發沉厚而雄奇博辯而嚴則其於民事若不屑意焉者既其集也周旋辨析又老吏之所不能及廼者視篆僅數浹日而事修弊革風動列邑之下君子謂侯於是乎雅爲政涖民果可以無本耶識治體者辨雅俗焉可也

東巡稿序

寧波古明東郡也太監賴公提督市舶于斯廼者由杭城歷金華温台以至于寧波爲自西而東征途題詠合五十餘篇號東巡稿焉夫浙東諸郡名勝甲天下士之

經由率無虛日然溺聲利者遺丘壑之情之華滋者鮮
登高之賦公廉靜恬虛於世味泊然無所好卉木清幽
華於錦綺禽蟲哢呀異於絲竹與人交忘勢分去邊幅
嗒焉無復彼己而其中識見卓然不可搖惑嚴義利之
辨不輒取一毫於分之外在
武宗時退而藏修者十有六年遭
皇上丕釐庶政始有提督市舶之命視篆三載未嘗搒
笞一人而庭戶肅然士民感頌默休靜室手一編玩味
終日興至則發爲文詞平生所得積成鉅帙雖垣牆竹
石之間率鐫佳句舉目粲然如入驪龍之宮應接不暇

所謂東巡稿者特一時紀興之作耳蓋聲利薄而丘壑之趣深績學專而賦詠之才贍而其忠君之心恤民之志又往往因所觸而形焉此在處貴勢者尤難而吾黨之士所爲歆慕而稱歎者也余君文通輩將繡梓以示久遠爲之序而歸之

吴氏族譜序

吴之先出自仲雍世居吴越之間在華亭者自樂善公福始舊有譜爲胡元兵燹所敗樂善之子海雲公積有志修輯而無所於徵意恒恨之其子西園公衡以賢良方正被薦之京感

太宗文皇帝是夢超授陝西布政司參政與其兄忠節
敬並有特名而華亭之吳乃始益盛西園之子節菴公
宗嚴始爲譜圖其子大參公忱復爲叙正願紹述既遠
不能無失其實今工部王事哲重加修訂斷自樂善爲
始遷之祖而不遠紹其未明致愼重也夫受姓之始必
有名德大勳焉今天下凡有姓者皆其子孫果孰爲高
下乎乃或舍巳之祖以附於他人惑矣第惟族貴惇叙
惇叙貴逮吾身之所自出數世而上吾不得而知焉可
慨也巳自吾所及知者而紀之以垂諸無窮使後之人
無若吾今日之有慨也不亦善乎世愈遠而支愈繁知

本厚則恒悖明支派則恒敘譜之修所以不可已也王事君為樂善公八世孫與予同年進士績學負才弗獲竟厥用而施諸家者如此亦知所重云

山陽潘氏統宗譜序

古者有大功德胙之土而錫之姓故凡同姓者皆一本也世遠支繁湮沒不可知者何限其可知率不能千億之什一不及是而譜焉數世之後將復為途人矣君子其忍乎哉人生於天君子恒天下以為度於所親而遺焉如天下何韓子曰挑荒于門執治于田言出治必自近也山陽在徐揚之間天下有事兵燹不免焉以故大

姓譜牒多散落不可考熙臺潘公詢求其先纔得八世合滇南旅而并紀之名曰潘氏統宗譜其叙次宗支本之史漢年表而參以歐蘇二家遺法至爲精要且系之像贊系之傳系之外傳尊尊親親黜遷昭德嚴勸戒愼樞機而公之意微矣

制命碑記有述兆域有圖有誌亡者使續過者使新仁而不敝正而不劇而公之志畢矣抑潘之初畢公之子曰季孫者食采於潘因以爲氏今於天下在在爲著姓公以其不可考也而不妄附不強援嚴於親親以信今而傳後也且天下孰無姓則亦孰非顯祖而隋唐立譜

以氏族相矜高惟不揣其本耳是故其有徵也雖遠在萬里而必錄其無徵也雖近在鄉邑而弗書公之譜可以爲百世法矣公起家進士歷官至都憲讜言丕績昭列中外間以不猶於俗歆而家食十餘歲于此矣而其心未始一日忘天下也乃寓其惇敘之法於譜牒間將俾子孫勿替引之孔子曰是亦爲政其是之謂乎然公齒髮未衰譽望滿天下旦夕應求舊之詔入秉大政舉是而措之有餘地也予誤辱公知厚竊爲天下望公久矣覽是編也而仁敷義立知政本之有在也於是乎書

、觀頫錄序

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内之則氣能吝勝外之則習能吾奪是將坐靡國家之廪祿而卒爲天地之蠹物也間非無介然之悟若有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者所期百無一償可勝悔也年漸長而德不加修安能不重有懼邪夫人情於既往之愆孰能無懼懼而復忘之與不知懼者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於戲以吾方懼之心又懼夫懼之或失也朽索之馭六馬不足以喻乃敢放焉而自肆者何哉其亦弗思之甚矣竊聞之古之人夕而計過而吾之過不知凡

幾積而夕凡幾更也蹟而莫之知改此吾之所以爲吾也爰取札素爲一帙日惟過舉而詳書之命之曰觀頤錄蓋以自驗且防焉於乎思出汝心言出汝口繼今而後忘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錄爲自欺人之欺已則知惡之至於自欺而不知惡可不思邪

昭事錄序

予年二十四五官翰林時則有觀頤錄每夕紀過以觀所頤厥後提學湖南奔馳校閱日不服給已而侍養家食窘迫拂抑時攖于中而鄉居僻絕之朋友之所深用自懼每日晨興焚香拜天取易書詩要語乾元亨利貞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云者對天默誦數過蓋以天與此心爲類師也及起西川遭阨而還于時家宿既衆旁舍逼仄無復焚香禮帝之所則惟露立默誦既而赴春坊召命途間水溢風狂勞頓畏偪靡所不至比至德州得邸報承乏南雍則後旋舟而南雖日誦格語如常而跋涉既久心粗氣厲暴怒時作創艾方切適讀康齋吳氏文集見其悔往追來剴切深到有足感動人者慨然發憤作昭事錄取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也蓋一念鄙薄即爲自絕于天時省而日書之以自監戒夫人之事天猶子之事親視

于無形聽于無聲不可頃刻而忘而困知勉行之士則必有所畏而後戒慎恐懼也若有見於道竊有志焉幸而早濫科第脫舉業之習得以從事進修天之所以與我厚我者不爲不厚而我之所以事天者何如也年踰四十不能自强而所待乎自修之資者猶困若此嗚呼若之何其弗愧且畏乎若之何其弗惕且勵乎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一